

「不知道」的对立面就是「知道」。  
知道了，就是「大觉」，就是「佛」。

季羨林 著

# 季羨林谈佛

季老独特视角下的禅心佛语

最新  
图文修订  
典藏版



0140329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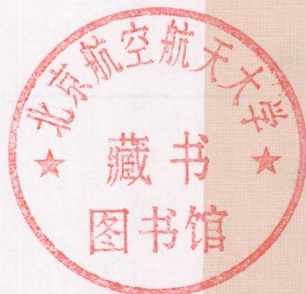
B948-53

19

最新修订  
图文  
典藏版

季羨林 著

# 季羨林谈佛



北航

C1721278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B948-53

19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羨林谈佛:最新修订图文典藏版/季羨林著.

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3.12

(含章文库.季羨林经典文集)

ISBN 978-7-5430-7955-7

I. ①季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佛教—文集 IV.

①B94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2024号

## 书 名 季羨林谈佛

---

著 者:季羨林

选题策划: 凤凰含章

责任编辑:刘国刚

特约编辑:无草莲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

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

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22.5

字 数:420千字

版 次:2014年4月第1版

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季羨林谈佛

- 代序：我和佛教研究 / 3
-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/ 11
- 释迦牟尼 / 24
-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  
“路线斗争”——提婆达多问题 / 37
-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/ 72
- 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 / 97
-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/ 106
- 佛教的传入中国——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/ 123
- 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 / 134
-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/ 146
- 浮屠与佛 / 158
- 再谈浮屠与佛 / 170
- 法显 / 182

# 目 录

## ● 季羨林谈佛

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/ 205

关于玄奘 / 215

关于《大唐西域记》 / 232

中国佛教史上的《六祖坛经》 / 246

《列子》与佛典 / 252

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/ 261

佛典中的“黑”与“白” / 264

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/ 266

作诗与参禅 / 268

禅趣人生 / 294

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/ 308

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 / 315

佛教的倒流 / 318

0140329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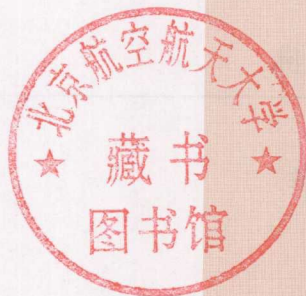
B948-53

19

最新修订  
图文  
典藏版

季羨林 著

# 季羨林谈佛



北航

C1721278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B948-53

19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羨林谈佛:最新修订图文典藏版/季羨林著.

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3.12

(含章文库.季羨林经典文集)

ISBN 978-7-5430-7955-7

I. ①季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佛教—文集 IV.

①B94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2024号

## 书 名 季羨林谈佛

---

著 者:季羨林

选题策划: 凤凰含章

责任编辑:刘国刚

特约编辑:无草莲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

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

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22.5

字 数:420千字

版 次:2014年4月第1版

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根据佛典的记载,当时在北印度出现了16个国家,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(约当今天北哈尔邦)、刹萨罗(约当今天的瓦德)、阿魏提(约当今天的摩腊婆)和跋蹉(今旁遮普)。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充盈,富庶繁华。这时候印度的许多产品,像丝绸等,都已名扬海外。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,海外贸易早已开始了。在这些国家,阶级关系是怎么样呢?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就是所谓种姓制度。种姓共有四种:婆罗门(祭司、知识的垄断者)、刹帝利(武士)、吠舍(农民、牧民、商人)和首陀罗(奴隶)。这种制度萌芽最早,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。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,由于统治的需要,逐渐严格起来。在这方面,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是两个种姓,却是一个阶级,他们都是奴隶主,他们之间也有矛盾,但是一般说来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。吠舍名义上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属所谓再生族,但是他们中间不断产生阶级分化的现象。少数人经济地位提高,变成了中小奴隶主,或者成为大商人,甚至官吏。绝大多数经济地位下降,沦为同首陀罗类似的人,处于奴隶

## 代序

# 我和佛教研究

我接触到佛教研究,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。1935年,我到了德国哥廷根,开始学习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,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。从那以后,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时间里,不管我的研究对象“杂”到什么程度,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,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。

“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?”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。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,对佛教也不例外。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: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,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,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,都有其产生根源,都是人制造成的,都是破绽百出,自相矛盾的,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。因此,研究越深入,则信仰越淡薄。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,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,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,不够深入,自欺欺人。佛教当然也是如此。

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?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,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。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,从本质上来看,也是正确的。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。但是我感觉到,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、片面化的倾向。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。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。谩骂不等于战斗,也不等于革命性强,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,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。平心而论,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,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。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。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,完美无缺,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?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。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,一个文化,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,如果固步自封、抱残守缺,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,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,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。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,一种植物,必须随时嫁接,方能永葆青春;放任不管,时间一久,就会退化。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,至今







季羨林先生在德国

图为季羨林先生在德国时的留影。1935年9月，季羨林被清华大学招收为赴德研究生，于10月抵达哥廷根。第二年，季羨林开始学习梵文，他曾经说道：“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，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，一直走到现在，而且还要走下去。”

仍然没有失去活力，历时之久，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，重要原因之一，我认为，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，随时“拿来”，决不僵化。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，传入中国以后，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，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。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，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，促其发展、助其成长。这是公认的事实，用不着再细加阐述。

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，不是没有问题的。一些史学家、哲学史家，除了谩骂者以外，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，不够全面。他们说，佛教是唯心主义，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，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。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，佛教只是一个“反面教员”。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，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。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。100年以前，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，佛教有辩证思想。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，言必称马恩，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。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，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。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，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。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，细致地、客观地、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，然后再做出结论。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，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。

据佛典的记载，当时在北印度出现了一国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（约当今天的北哈尔邦）、犍陀罗（约当今天的乌德）、阿槃提（约当今天的摩腊婆）和跋踰（约当今天的比哈尔邦）。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充盈，富庶繁华。这时候印度许多产品，像细布和药，都名扬海外。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；海外贸易早已开始了。在印度，阶级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阶级关系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所谓种姓制度。种姓共有四种：婆罗门（祭司、知识的垄断者）、刹帝利（武士）、吠舍（农民、牧民、商人）和首陀（贱民）。这种制度初穿极厚，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。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，由于刹帝利的需要，逐渐严格起来。在这方面，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是两个种姓，去是一个阶级，他们都是奴隶主，他们之间也有矛盾，但是一般说来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。吠舍名义上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属刹帝利再生族，首陀人，但是他们中间不断产生阶级分化的现象。少数人经济地位提高，变成了中小奴隶主，或者成为大商人，甚至官吏。绝大多数经济地位下降，沦为同首陀类似的人，处于奴隶

现在大家都承认，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、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意义的研究课题，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，经历了试探、适应、发展、改变、渗透、融合许许多多阶段，最终成为中国文化、中国思想的一部分。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，最终发展到河佛骂祖的程度，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，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值得深入研究的。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，有的流传时间长，有的短。几乎要跟佛教“对着干”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，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。

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。冯定同志在世时，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。我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是宗教先消灭呢，还是国家、阶级先消灭？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：国家、阶级先消灭，宗教后消灭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，在一定的时期内，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，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。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；我却至今深信不疑。我记得，马克思讲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。“宗教需要”有多种含义：真正的需要、虚幻的需要，甚至麻醉的需要，都属于“需要”的范畴，其性质大相径庭，其为需要则一也。否认这一点，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。

#### 季羨林先生接受名誉院士称号

图为1999年，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季羨林先生（左四）名誉院士的称号。季羨林先生在几十年内辛勤从事英文、德文、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，发表、出版的译作将近400万字，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所以被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名誉院士。



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、宣传无神论了呢？不，不，决不。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。宣传、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。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，为宗教张目。但是，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，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，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，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。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，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。总起来看，小的宗教，比如会道门一类，是容易消灭的。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。即使消灭，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。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，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。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。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？印度史家、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，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，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。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，我们只能说，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，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。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，什么组织大力宣传，大力打击的结果。在人类历史上，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，也是十分罕见。

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。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，建国至今快70年了。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，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。然而结果怎样呢？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，在苏联，宗教并没有被消灭，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。“一边倒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，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，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
总之，我认为，对任何宗教，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，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“消灭”。唯一的原因就是，这样做，毫无用处。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，我们一不张皇失措，二不忧心忡忡。张皇无用，忧心白搭。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，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。操之过急，徒费气力。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、无神论教育。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，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。

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、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？会的，但并非决定性的。研究宗教史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、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在欧洲，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。在亚洲，佛教小乘改为大乘，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，比如说在日本，改为和尚能结婚，能成家立业，也是一个例证。在日本，佛教不可谓不流行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，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。我刚从日本回来，在日本，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，到处可见，只在京都一处，就有1700多所。中国所谓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同日本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。寺里绿树参天，净无纤尘，景色奇秀，幽静宜人，同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形成鲜明的对照，人一走进去，恍如进入另一世界。日本人口众

带)。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充盈，奢侈繁华。这时候印度的许多产品，像丝绸、香料，都已名扬海外。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，海外贸易早已开始了。在印度，阶级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就是所谓种姓制度。种姓共有四种：婆罗门（祭司、知识的垄断者）、刹帝利（武士）、吠舍（农民、牧民、商人）和首陀罗（贱民）。这种制度萌芽很早，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。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，由于统治的需要，逐渐严格起来。在这方面，婆罗门家加以巩固，他们对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民的权利、义务，甚至生活细节，都刻板地规定下来，不得逾越。西人固不能通晓，甚至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是两个种姓，却是一个阶级，他们都是奴隶主，他们之间也有矛盾，但是一般说来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。吠舍名义上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属所谓再生族，商人，但是他们中间不断产生阶级分化的现象。少数人经济地位提高，变成了中小奴隶主，或者成为大商人，甚至官吏。绝大多数经济地位下降，沦为同首陀罗类似的人，处于奴隶



季羨林先生在北京大学迎接印度总统

图为2000年，印度总统访问北京大学，季羨林先生、许智宏校长和学校学生前往迎接。季羨林先生长年任教于北京大学，在语言学、文化学、历史学、佛教学、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，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大师，也被称为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。

多，土地面积狭小，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，其中必有缘故吧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、非常有意义的现象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：佛教在日本，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，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，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，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！我感觉到，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。但是，我确实是这样想的，我不愿意欺骗别人，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话说得太远了，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。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。我对佛教教义，一无兴趣，二无认识。我一开始就是以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。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，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。让我来谈佛教教义，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。但是，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，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。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，那不是谦虚，而是虚伪，为我所不取。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，那就是狂妄，同样为我所不取。我懂一些佛教历史，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。我总的感觉是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。同日本比较起来，落后很远。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，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、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，更要细致、具体、





季羨林先生在日本演讲

图为1986年5月，季羨林先生在日本演讲的场面。从日本回来之后，季羨林先生深有感触，并指出：“日本人口众多，土地面积狭小，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，其中必有缘故吧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、非常有意义的现象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”

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，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。这一件工作，不管多么艰巨，是迟早非做不行的，而且早比迟要好，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思想史、中国文化史，再细分起来，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、中国语言史、中国音韵学史、中国建筑史、中国音乐史、中国舞蹈史等等。总之，弄不清印度文化、印度佛教，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。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，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，都受到深刻的影响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，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。

现在《文史知识》——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——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，我认为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见地。《文史知识》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，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，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。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，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，另一方面，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，还可以获得灵感，获得启发，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更进一步，以此为契机，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，越走越深入，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。

1986年6月24日

## 季羨林谈佛

- 代序：我和佛教研究 / 3
-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/ 11
- 释迦牟尼 / 24
-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  
“路线斗争”——提婆达多问题 / 37
-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/ 72
- 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 / 97
-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/ 106
- 佛教的传入中国——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/ 123
- 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 / 134
-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/ 146
- 浮屠与佛 / 158
- 再谈浮屠与佛 / 170
- 法显 / 182

目

录

• 季羨林谈佛

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/ 205

关于玄奘 / 215

关于《大唐西域记》 / 232

中国佛教史上的《六祖坛经》 / 246

《列子》与佛典 / 252

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/ 261

佛典中的“黑”与“白” / 264

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/ 266

作诗与参禅 / 268

禅趣人生 / 294

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/ 308

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 / 315

佛教的倒流 / 318



##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

在历史上，佛教曾经在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里流行过。一直到今天，它还在这些国家里不同程度地流行着。

但是，尽管古今中外研究佛教的书籍、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，真正搔着痒处的却是绝无仅有。这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个有世界意义的宗教的理解。

恩格斯说过，基督教的历史起源问题是“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”。我想，对我们来说，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也是这样。下面我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。

### 一、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

佛教兴起于公元前五六世纪。这时印度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
雅利安人从大约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起从今天的阿富汗、巴基斯坦一带侵入印度。他们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带立定了脚跟，然后逐渐向东扩展。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达了孟加拉或者更东的地方，他们的势力遍布整个北印度、恒河和朱木拿河汇流的地方，成了婆罗门教的文化中心。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迁，或者向北方和东方撤退；有的还留在原住的地方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，忍受





着外来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。当时印度正处在奴隶社会，这些人就是奴隶或者接近奴隶的人。

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，雅利安人显然低于本土居民。最近几十年来的发掘工作，证明了本土居民创造的所谓“印度河流域的文化”水平是相当高的。雅利安人继承了这种文化，与本土居民共同努力，加以发展。到了佛教兴起的时候，北印度早已由青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了。

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。原始居民多从事农业，而雅利安人则本是游牧民族，到了这时候，农业的地位也渐趋重要。农村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，土地是公有的，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。手工业的分工已经比较精细，有各种不同的手工艺人。而且农村公社也似乎在手工业方面有了一些分工，有专门从事一个行业的村社。这就证明，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扩大。居民依其职业结成了集团，不同民族相互杂居，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日益加强。原有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了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。根据佛典的记载，当时在北印度出现了16个国家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（约当今天的比哈尔邦）、憍萨罗（约当今天的乌德）、阿槃提（约当今天的摩腊婆）和跋蹉（今阿拉哈巴德一带）。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充盈，富庶繁华。这时候印度的许多产品，像细布和钢，都已名扬海外。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，海外贸易早已开始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雅利安人统治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新兴的国家都是君主制。在婆罗门文化圈外，也就是在雅利安人统治薄弱或者还没有达到的地方，政治制度则迥乎不同。在这里没有世袭的君主，执政者名曰罗阇，是定期选举的，有点像古代罗马的执政。汉译佛典虽称之为“王”，实际上与王是不一样的。西方学者一般把它叫做“共和国”，也只是说明与世袭君主制不同而已。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残余，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。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出生的释迦族就属于这个类型。

在这些国家中，阶级关系是什么样子呢？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就是所谓种姓制度。种姓共有四种：婆罗门（祭司、知识的垄断者）、刹帝利（武士）、吠舍（农民、牧民、商人）和首陀罗（工匠等）。这种制度萌芽极早，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。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，由于统治的需要，逐渐严格起来。在这方面，婆罗门卖了大力气，他们大肆宣扬，想把这种制度神圣化，加以巩固。他们把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民的权利、义务，甚至生活细节，都刻板地规定下来，不得逾越。四姓间不能